

(上接第一版)

质疑声随之而来——“这不是肥水流入外人田?”“村集体办餐厅不是与民争利吗?”……

顶住压力说服村民，村委会坚定推进旅游升级。提升村容村貌，民居修缮，修旧如旧；牲畜禁养，消除异味；摊位集中管理，谁经营谁负责；改善旅游体验，村级游客服务中心、千米游步道等先后建成。全新亮相的十八洞村，颜值与名气更匹配，2024年接待游客88.7万人次，旅游收入2198.8万元，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增收的主力。

与红色文旅一同火起来的，还有苗绣。

在十八洞村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，绣娘石春英拢了拢衣角，笑着朝来客招手：“欢迎看看苗绣，都是我们亲手绣的。”货架上50多款上千件绣品，她如数家珍。

早些年，为了过得好点，她背着行李走南闯北，没文化没手艺，脏活累活都得接。外出打工那些年，她把孩子丢给老人，一年到头难回一次家。过完春节，只能悄悄出发，听到身后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心如刀绞却不敢回头。

2018年，十八洞村启动苗绣“让妈妈回家”计划。在老支书石顺莲的带领下，通过苗绣特产农农专业合作社培训，妇女们掌握了苗绣技艺，每月在家门口就能增收1200元至3000元。

现在，村里像石春英一样不用外出打工的绣娘已有54位。绣娘们经常凑在一起，笑着唱：“带着娃，绣着花，养活自己又养家。”苗绣产业一年比一年好，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以上。

这些年，十八洞村尝试过不少产业，并非所有都顺利，猕猴桃就是其中一个。

2014年，村里提出“跳出十八洞，发展十八洞”的思路。考虑到花垣县是种植猕猴桃的理想之地，村里决定发展“飞地经济”，在耕地面积较为丰富的道二乡流转土地种植猕猴桃。2017年，猕猴桃挂果，当年贫困户每户分得1000元。截至目前，产业已给十八洞村分红600余万元。

“2022年，湘西遭遇严重干旱，不少猕猴桃树都旱死了。”施金通说，这些猕猴桃品种也比较老，市场销路后劲不足，村里正筹划着更换新品种。“眼下，猕猴桃产业确实遇到了困难，但还是要干，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待。”

红色旅游、苗绣、山茶油……特色产业越来越多，群众生活也越来越富，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3年的几乎为零，达到了2024年的622.7万元。

石顺莲说：“以前，我们穷，人家看到我们心痛；现在，我们富起来了，人家看到我们心动。”

“万一家政帮扶没有了，咱们还担心返贫吗？”记者试探着问道。

“回不去了，绝对回不去了。”施金通提高音量回答。给他底气的，正是一个个欣欣向荣的产业。

不止十八洞村，湘西的特色产业立足禀赋、各有千秋，发展底气越来越足。“旅游、中药材、果业、茶叶和茶油……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致富产业。通过土地入股、农房入股、订单收购等方式，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。靠共同奋斗过上的好日子，肯定会更加红火。”湘西州委书记刘涛说。

## 扶志

跟着蜜蜂走，便能寻到龙先兰的家。

站在院坝中央的龙先兰，短发利落，眼神明亮。偶有蜜蜂飞近，他抬手轻轻挥开。“我可能天生适合养蜂，被蜇后也不会肿。”他得意地说。这些忙碌的蜜蜂，给龙先兰带来了甜蜜生活。

龙先兰，算得上十八洞村的“明星人物”。他的名气，来自于“懒汉变硬汉”的曲折往事。

“酒鬼”，那是2013年以前的龙先兰。他从不回避这段历史，母亲不知所踪、父亲早逝、妹妹意外身亡。十六七岁的少年，一夜间无依无靠。

村里人记得，过去的龙先兰是“逢酒必喝，逢喝必多，倒在哪里，睡在哪里”。“不想清醒，一醒都是烦心事。”他回忆道，最穷的时候，只能向亲戚借米度日。

“精准扶贫”理念的提出，让十八洞村站上了新起点。

2014年1月，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。听说可能有3000元扶贫款可以领取，在外打工的龙先兰匆忙回村，待了几天，却一无所获。酒精上头的他，径直闯进调研会场嚷道：“工作队来了，我还饭吃，没老婆！”

脱贫又脱单，是龙先兰质朴的愿望，也是工作队要啃的一块“硬骨头”。

在工作队安排下，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、种植技术。养过竹鼠、试过卖鱼，龙先兰发现都不适合。他浑劲儿又犯了，一声不吭跑去长沙打工。队长一个长长的电话把他叫了回来。

这次，工作队为他“量身定制”了养蜂计划。十八洞村群山环绕，蜜源丰富，养蜂不需要太多本金，正好适合他。

经过培训后，龙先兰在家里试着养了4箱土蜜蜂。2015年，蜜蜂产蜜在即。蜂蜜销路咋样，龙先兰心里没底。于是，他抱着从师傅那借来的10斤蜂蜜，在游客必经的路边摆了两天摊，120元一斤的蜂蜜销售一空，这让龙先兰一下有了信心和干劲。

“蜜蜂很敏感，温度、湿度、食物，哪一样不到位，它们就会飞走。”龙先兰一脸专注。这个曾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，如今成了蜜蜂专家。

信心一旦生根，就会飞速生长。龙先兰想贷款扩大规模，曾经的坏名声却让放贷员犯了嘀咕。在工作队担保下，银行才勉强贷给龙先兰2万元，直到看见他日夜守着蜂箱的踏实样，才追加到5万元。

龙先兰的脱贫路见了亮光，可脱单这事，却像湘西大山里的雾，看得见抓不着。

2015年下半年，在工作队组织的一场相亲大会上，龙先兰与邻村姑娘吴满金当场牵手了手。可吴满金的妈妈知道后，坚决不答应：“大伙儿都知道他是个酒鬼，我女儿不能往火坑里跳。”

这次，龙先兰没有借酒消愁，而是拿出了更大干劲：为了让老人放心把姑娘交给我，我得干

# 十八洞村新故事



在十八洞村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，游客观看并体验苗绣制作。

宋显金摄(中经视觉)

出个人样！龙先兰夜以继日地照料蜂群，蜂箱从4箱增加到40多箱。2016年底，龙先兰卖蜜收入达5万元。

2017年1月22日，龙先兰家贴出了喜联，如愿迎娶吴满金，这场迟来的婚礼，成为十八洞村津津乐道的喜事。

结婚时的喜联，一直挂到了现在。“我能有今天这个家，是精准扶贫带来的。”龙先兰掰着指头数道：2016年，顺利脱贫；2017年，成功脱单，牵头成立养蜂合作社，带领118户村民养蜂；2019年，在县城买了新房；2020年，女儿出生……数着数着，一个女娃娃从屋里跑了出来，一头扑进父亲怀里。

“这就是我的女儿龙思恩，取名思恩就是让她饮水思源，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说这话时，龙先兰的眼里闪着光。

这几年，乘着电商东风，龙先兰干起了直播带货，蜂蜜销量提高近20%。看着飞进飞出的蜜蜂，龙先兰发自肺腑地说：“我要与更多人一起，把这份甜蜜事业做大。”

## 返乡

走出大山，曾经是十八洞村人的向往。

返回大山，如今却是更多年轻人的抉择。

大学生施湘选择了回乡讲故事。晨雾未散，青石板路上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身穿靛蓝色苗服的施湘，紧了紧头上的耳麦，满脸微笑地站在十八洞村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前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从祖辈的艰辛讲到总书记到访时的温暖，再到村民们撸起袖子干的韧劲……讲到动情处，施湘的眼眶里满含泪水。这份看似普通的职业，在施湘心里却分量十足。

施湘还有一个龙凤胎弟弟施康，也是大学生。一户出两个大学生，是小山村里稀罕事。“父亲靠贷款、借钱，‘砸锅卖铁’把我们一起送进大学。可我毕业后，父亲却建议我回村讲讲家乡事。”施湘说，“当时的我并不明白父亲的苦心，但现在看，这个选择的含金量越来越足了。人们来到十八洞村，就是想弄清小村为何巨变，而我，恰是那个幸运的讲述者。”

施康选择了回乡创业。与姐姐施湘不同，施康2018年大学一毕业，父亲让他回村，他却回答“再等等”，便去长沙干起新媒体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他有了一个近50人的短视频团队。可他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村。

回村的决定，并非一时兴起。2013年11月，正读高二的施康听说总书记到了十八洞村，第一次的“不敢相信”。消息确认的瞬间，施康激动地想——一束光照进了大山，村里有希望了。

那束光，成了施康心里的“锚”。拔掉家乡穷根的念头，在施康心里愈加强烈。困于大山，走出大山，又回归大山。2019年底，施康带着一腔热血回乡创业。

创业的路，比想象中难。最初拍短视频没收入，团队伙伴全靠热情撑着。奶奶抹着泪说：“读了大学又回村，拍这个能当饭吃？”岳父也因他没稳定工作，一度反对婚事。2022年，从短视频到直播，他们的流量惨淡。

施康清晰记得，他们的第一场直播在厨房开播，三台旧手机、一盏节能灯，喊破嗓子卖出两单腊肉，还是亲戚买的。

“多亏村‘两委’、工作队提供设备、场地，后来，县里组织新农人电商培训，我们学会选品、排品、投流，慢慢把账号做到3个、粉丝近10万。”回村创业总算看见了一丝曙光。此时，距施康回村已过去5年。

“直播有了人气，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。”施康说，从浙江回村创业的龙金彪懂市场，能发现卖什么赚钱；村里唯一“985”大学毕业生的施林刚懂金融，能帮助解决融资问题……

在湘西乃至湖南，一拨又一拨与施湘、施康一样的年轻人，凭着对市场的敏锐，靠着对乡土的熟稔，让产品走出大山，让新知来到乡村，一个

曾经贫困的村庄由此变了模样。

## 接力

2014年1月，第一支扶贫工作队来到十八洞村。当得知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是宣传部干部时，许多兴冲冲从外地赶回的村民炸了锅。“咋派了一个要笔头的过来”“没资金、没项目，拿什么扶贫”……

见面会在尴尬中结束，更多的难题接踵而至。修大路，占地没补偿，那可不行！建农网，要占稻田，想都别想！本想大展拳脚的工作队，却发现连一棵树都动不了。

治贫先治愚，扶贫要扶志。如何将一盘散沙的人心聚拢起来？龙秀林灵光一闪：村民爱打篮球，有时下水田干活，听到有球打，脚都顾不上洗，直奔球场。那就先办几场“寨际”篮球赛！

果不其然，每打一场球，民心就聚一分，村民和工作队就近一分。人熟络了，事儿就好办。“要想富先修路。现在连电都没有，怎么脱贫？”龙秀林与大家掏心窝子。人心换人心，拆台的人少了，主动出力的人多了。曾扬言要剪电线的村民施六金，竟无偿地让给村里修停车场。

趁着热乎劲儿，工作队朝天地干起来了：公共步道铺上青石板，出门不再一脚泥；电网通到家家户户，晚上不再一片黑；贫困户识别有标准，由村民说了算……

路通了，得有人来。石登高，这位第二任工作队队长经过反复考量，定下一个新目标——发展旅游。不少村民嘀咕：“旅游这玩意儿虚头巴脑，哪有大米、苞谷实在？”

与其争论，不如实干。搞旅游的第一把火，聚焦村容村貌，难点是“禁养”。一直以来，村民们习惯了在房前屋后养猪养鸡，粪便遍地，一到夏天，臭气袭人。石登高带着工作队，一家一家地做工作。

“队长，不让养了，年底你给我们买肉吃吗？”村民的话，毫不留情。石登高继续苦口婆心：“环境好了，旅游发展起来了，大家往后都有饭吃。”工作队的诚心终于让村民放下了疑虑。

环境改善，颜值提升，又有“精准扶贫”首倡地的加持，十八洞村的旅游火了，村民不出家门就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

麻辉煌、孙中元、田晓，一棒传一棒、一任接一任。

等到龙科接过接力棒时，已是第六任了。“当十八洞村的第一书记，是不是很风光？”记者调侃着问。这位一说话就笑的汉子，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：“那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，难上加难。一想到这，有时急得连觉都睡不着。”

再难，也得干。面对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”的新任务，十八洞村“一家好”能不能带动“大家好”？

“按照《十八洞片区乡村振兴规划(2023—2035年)》，以十八洞为龙头，包含张刀、双龙、马鞍、红英、毛坪、排碧、板栗7个周边村寨的十八洞片区，将抱团前行、差异发展。”龙科坚定地说。

由龙科牵头，整合8个村的资源，按照十八洞村占30%，其余7个村各占10%的比例，联合成立湖南省十八洞村乡村振兴有限责任公司。双龙村旅游开发、张刀村竹艺提质、红英村特色种养、马鞍村发展苗绣……小小的“十八洞”变大了，振兴的涟漪层层荡开。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、厅长王建球介绍，5年来，湖南全省先后下派3个轮次、29936支队伍、81244名驻村干部，持续扎根基层。三湘大地的广袤乡村，无数振兴故事正在续写。

## 展翅

弱鸟高飞，必凭羽翼。十八洞村，凭何展翅？

联结此处到彼处的，是路。没路的苦，乡亲们吃够了！

“那时候，我们有‘三怕’。怕猪太肥，运不出；怕娃上学，送不了；怕得大病，救不急。”提及

身体的累，尚能忍受。可这么多事，一个人干，影响了教学质量，孩子们的成绩始终不见起色。蒲力涛急了，咬牙把在长沙工作、月收入6000多元的爱人隆建华请了过来，负责孩子们的生活。

起初，隆建华并不情愿，一无编制，二无工资，虽然在当地政府和村里的关心下，每月有了1000多元的补贴，落差还是不小。为了这件事，小两口没少拌嘴。可眼见孩子们更壮实了，成绩也上去了，夫妇俩的脸上终于有了开心笑容。

最初，蒲力涛支教期限是1年，可这一干就没有了期限。让他欣慰的是，这些年没白干。孩子们自信了，碰到陌生人不再猫在老师身后，敢于大胆地交流；校园更现代了，多媒体教室、图书馆、文体室一应俱全；社会支持更给力了，驻校老师来了，支教队伍来了，爱心人士也来了。

“这些年，十八洞村小学收到了太多的温暖，这也是我顶着压力，一年接着一年干的动力。虽然不知道还能留下来多久，但只要孩子们需要我一天，我就坚守一天。”说到这里，蒲力涛眼圈微微泛红，脸上却带着微笑。

“下一代要接受教育”。教育，是斩断贫穷代际传递的希望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在三湘大地上，更多教育扶贫的故事正生动上演。

在湘西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毛坪山村幼儿园，塑胶运动场、幼儿午睡房、音乐教室等十分齐备。湘西州委常委、州委宣传部部长杨彦芳清楚地记得，10多年前，县里不少偏僻村庄根本没有学前教育，山里的孩子们错过了语言、认知、社交的启蒙黄金期。“2012年起，古丈县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共同启动‘山村幼儿园计划’项目，基本实现适龄幼儿达10人的村寨山村幼儿园全覆盖。现在，孩子们会讲普通话，能唱歌、会跳舞，变化太大了。”杨彦芳高兴地说。

教育的阳光，照在了更多学生身上。自2017年起，湖南面向原贫困地区，按统一标准建设了101所义务教育阶段的“芙蓉学校”。学校就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，设施与城里相差无几。

蒲力涛点亮了一盏灯，芙蓉学校就织就了一张网，教育扶贫筑梦未来。从一所村小的艰难改善，到一个体系的系统性革新，湖南用坚守与付出，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扎根大山，也让更多孩子有机会奔赴广阔未来。

## 托举

十八洞村的嬗变，源自自力更生，也得益于多方托举。

步步高也产水？是的，就叫“十八洞”。2017年4月，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来到十八洞村参加扶贫座谈会。没想到，会没开成，却与水结缘。

“我们这里洞多水好，能不能办个水厂卖水？”当地干部的无心一问，让王填眼前一亮，当即决定去看看。甘冽洁净的山泉水，给王填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两个月后，步步高的人又来到了十八洞村，这一次，他们带来的是3000万元的建厂合同。

“开工虽快，建厂并不顺利。”湖南十八洞山泉水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志勇回忆，“水厂选址在夯街峡谷，山高谷深，连行走都费劲，更不用说建水厂了。后来，我们不得不投资上百万元，先修了一条路。”

路的问题是解决了，新问题又来了。十八洞村是喀斯特地貌，地质结构复杂，修引水管道的时候，施工几十米就塌方一次。为保证工期，施工队只得昼夜赶工。短短75天，水厂建成投产，当汩汩的山泉水灌装成瓶，十八洞村像过苗年一样热闹。

王志勇来自湖南永州。身为外地人的他，深知水厂对十八洞村的重要。村里以水资源入股，水厂按“50+1”的形式给村集体分红，即每年保底给村集体经济分红50万元，每销售一瓶水再拿出1分钱注入村扶贫基金。截至2024年底，累计分红达到440万元。

源源不断的山泉水，还带来了就业希望，水厂直接、间接带来上百个就业岗位。一个更具雄心的计划已经形成——水厂将依托湘西黄金茶、猕猴桃等特色资源，开发茶饮、果饮新产品。

可贵的是，这条由十八洞村探索而来的“社会资本投入+村集体资源入股”产业模式，正从一村之